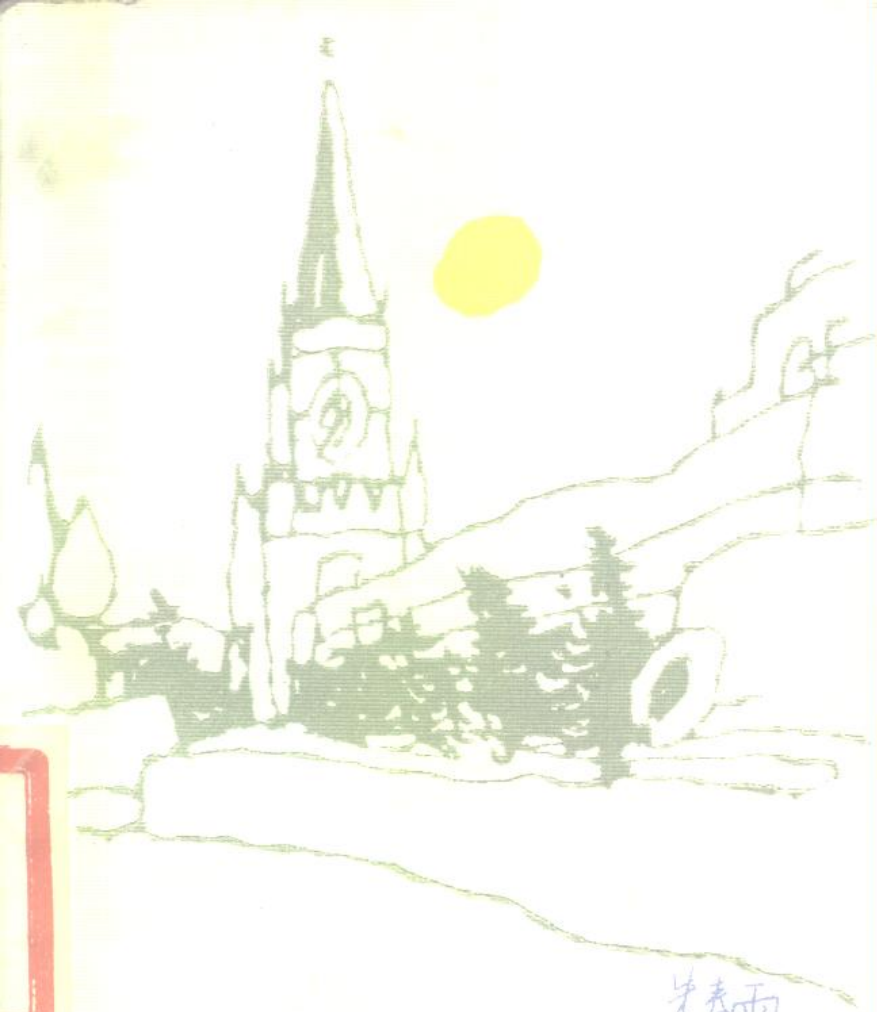




朱春雨

莫斯科笔记

● 百花文艺出版社

莫斯科笔记

朱 春 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莫斯科是迷人的。潺潺的莫斯科河，古朴的建筑群，绵绵的芳草地，还有雄浑的柴可夫斯基乐曲

.....

莫斯科也是令人深思的。作者在这部散文集中，以深沉、隽永的笔调，抒发了自己对这个北邻首都的点点感受。

莫斯科笔记

朱 春 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90×960毫米1/32 印张6 1/8 插页5 字数85,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

书号, 10151·899

定价, 1.25元



与语言学家陈原同志一起摄于苏联作家协会机关院内。

与苏联作家阿尔伯特·利哈诺夫、青年诗人维亚切斯拉夫·库普里亚诺夫在一起。



在苏联
科学院远东
所作学术报
告的会间休
息。



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语言学博士
鲍里斯·李福清（左）、作家列奥尼德·斯洛文与笔者摄于
一九八三年莫斯科国际书展。



風物雜俎



莫斯科构图



莫斯科，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中国人，它是曾经唱在歌里、和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明澈的字眼。后来变得迢迢而又陌生了。到迢迢而又陌生的地方去旅行，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北京今年的罕见的燥热里，飞机把摄氏三十度的地面气温带到了云层以上，乃至蒙古的戈壁滩和苏联的贝加尔湖都在机翼下闪过之后，我依旧大汗淋漓。八小时后着陆在谢列敏契耶沃第二机场，我遇到的不是献给客人的花束，而是摄氏九度的低温。五小时的地理时差造成的倦怠和二十多度温差造成的感冒，是够叫人扫兴的了。更

叫人不耐烦的，是交验护照，竟然花了近一个小时的
光景。一个同机到达的、到苏联旅游的美国老
太太低声地对我说：“我离圣弗兰西斯科（旧金
山）之前就有人告诉我，到北京和莫斯科旅行，
都要有耐心。你看我站得腿肚子都要抽筋了。”

我回她一句什么话好呢？我不能说北京国际
机场办理这套手续的速度比莫斯科快，但也绝不
比莫斯科慢。我清楚记得，我进站时花了五十一
分钟。

年轻而又漂亮的警察带着微笑，透过玻璃窗
口一遍又一遍地核对我的相貌与护照上的照片
……我终于听到了悦耳的放行信号，脚却发木了。
那美国老太太说她腿肚子抽了筋，大约不会是说
笑话。我真后悔穿了双新皮鞋。我回过头来，用我
荒疏了的异国语言向那查验护照的小伙子说了谢
谢。

谢什么呢？谢他的微笑还是他的速度？我自
己也不清楚。

谢列敏契耶沃摄氏九度的低温，是因为头一
天下了一场阵雨，其实，这季节恰是俄罗斯人最
为称道的一片金黄的秋天。在希施金和列维坦的
画幅上，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在普希金的诗

行中，都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莫斯科的这个季节。秋阳亲吻着有八百二十七年历史的大都会，使它洋溢着透明而又安谧的情调，让人们忘却它有春天的阴霾、夏天的淫雨和冬天的暴风雪，忘记了雨伞、套鞋和功德无量的俄罗斯壁炉。

应当说，莫斯科是美丽的；秋天的莫斯科尤其美丽。一个城市，如果有水面、绿地和出色的建筑群，那是足可宜人的。而这三者则是和谐地成全了莫斯科。一条莫斯科河由西北向东南曲折迂回，穿过市区，紧贴着莫斯科市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的南墙淌过，并且在乌里扬诺夫西街口上，又汇入了发源于美吉西那边的雅乌兹河的水流；一大一小两条河流，把整个市区切割成三个部分，因此，莫斯科市区的桥也就非常之多，至少不会少于三十座。每座桥都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来装点着一碧如天的水面。不消说，乘着华丽的游艇环游莫斯科的人们会由于清波桥影而增加兴致，就是常在莫斯科河上来去的货船水手，也不能不为这样的景色所激动。为了看看在苏联的外国外交官们的别墅，我在黄昏时分到了一个河湾环成的市内小岛——谢列勃良恩内依波尔（银松林）。落日的余辉正在莫斯科河的河面上颤动

着，突然，从那颤动着的缤纷色彩中迸出了歌声，那是一支古老的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俄罗斯民歌：

《山楂树》。我不能不叹服这支歌的生命力！当歌星阿拉·布加乔娃那种伴着哭腔的东方式唱法的声音征服了苏联青年人，不惜以与进口唱片同样高价的公开价格把她的唱片买到脱销程度时，莫斯科河涌来的《山楂树》实在叫我怀疑它是一种幻觉。旋即，歌手的深沉的面容也浮上了水面……那深沉的面容是从一艘拖轮甲板上映到水里的。我想，没有莫斯科这样镜子般的水面，我还以为在这块土地上响着的，只有阿拉·布加乔娃的声音了。

我不知道莫斯科总共有多少绿地。不过，这座城市是在森林的包围中。谢列敏契耶沃第二机场的四周全是俄罗斯白桦林。白桦林，白桦林，它那诱人情思的神韵，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就是用颜色描下它的表象，用音响录下它的律动，也远远不是它的神韵的全貌。难怪凡是用“别辽兹卡”（小白桦）命名的地方都是惹人注目的，有白桦林荫路，有小白桦商店，有小白桦歌舞团……至于那种有布列瓦尔（БЫЛЕВАР——城中的林荫道、林地、有树的街心公园、有

树有草地的无栅栏小花园) 的街道，是极平常的，而老城里为数甚少的没有树木的街道反成了稀罕。草地旁，树木下，总有些涂成绿色或白色的木头的长靠椅。我在那种长靠椅上坐过。眯起眼睛望着树叶筛下来的阳光，一任满地的鸽子来啄我的皮鞋——大概是皮鞋上落了几粒面包渣儿，看着年轻的母亲一手捧着翻开的《安娜·卡列尼娜》（他们至今对经典文学著作的兴趣不衰）一手推着孩子甜睡的童车走过。

在僻静处设立为行人等公共汽车或电车的玻璃棚子，由于行人稀少而常常有成群的鸟雀在里边踱步，随便哪个孩子把棚子捣毁，也不会有人发现的。但看来，这种操心是不必要的，我见过的玻璃棚子都还十分完整。

我还是平心静气地来逛莫斯科吧。

水面和树木，蓝色和绿色，烘托着古老的绛红色的城垣和教堂的金顶，烘托着乌克兰饭店的尖塔和现代样式的经互会总部大厦。特列契亚科夫藏画廊的建筑是纯正的俄罗斯式的，是木板盖起的尖顶的带雕花护檐板的别致的房子，而我下榻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的列宁博物馆，却是砖瓦铁皮盖起的，远远看来也象俄罗斯木结构的建筑物。

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俄罗斯式建筑物，和真正现代的（或可说有点现代派的）建筑物，错落有致地调节着莫斯科的市容，加里宁大街的春天唱片商店拔地而起的，平滑的硬直线条的黑色磨光墙面，使其后的一座白壁绿顶的小教堂显得那么娇小，那么令人动情。和平大街上的半圆形的直耸天穹的宇宙饭店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现代风格，而它的路对面，便是凝聚着苏联雕塑家心血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的具有苏联传统建筑艺术格调的大门。

不过，莫斯科市容中最让外国人着迷的，不是水面，不是绿地，不是建筑，而是比比皆是的街头雕塑。在莫斯科旅游指南上介绍的著名的纪念性人物雕像便有七十一座，从列宁到尤里·加加林，包括了革命历史人物，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党和苏维埃国家及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战争历史人物，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宇宙的征服者，以及与重大成就有关的人民群众形象的雕塑。这些人物雕像矗立街头，成为城市统一格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姑且不论这些雕塑作品艺术性的高低，仅就其题材看来，便是一部生动的立体的历史教科书。齐奥尔科夫斯基、苏沃

洛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从古代到现在，莫斯科街头这些由上个世纪便开始树立的并且至今仍在继续树立的钢、铁、铜、石的人物雕像，并非是无声的冰冷的死寂的物体，它们在叙说着人民的爱与憎、生活的美与丑，表现着对曾经过去了的一切的评价。也许是职业原因，我在欣赏莫斯科街头的雕像群时，文学家题材几乎吸引了全副注意力。我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时间都倾注在这上面，乐而忘疲地在街头奔忙着。我寻找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普希金、舍甫琴柯、卢斯塔维里、三个托尔斯泰，又寻找高尔基、马雅柯夫斯基、叶赛宁，也寻找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索罗金教授陪我从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出来，在祖波夫街口我又看见了这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在草地上沉思，不知他是在想彼尔·别祖豪夫的前途，还是在考虑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抑或是在追究卡秋莎·玛斯洛娃案情的蛛丝马迹？这是雕塑家波尔兼柯的作品，是由鲍格丹诺夫和索科洛夫翻铸的，这尊塑像十分传神，它立即使我刚刚在托翁故居所得的见闻都活动起来，成为连续的生活的画面。

“我的朋友，你不觉得他要向你询问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现状吗？”索罗金教授在与我说笑话。

“符拉吉克，”索罗金教授的名字是符拉吉斯拉夫，我叫着他的爱称，“站在这样的作品前，我完全不觉得你是在与我开玩笑。你看，康斯坦丁诺维奇（列夫·托尔斯泰的父称）的胡子象是在动，那是他在呼吸吧？”

索罗金教授笑了：“当然。你们中国人是有欣赏雕塑的才能的，因为你们有古老的石窟艺术传统，龙门、云岗、敦煌，等等。古老啊，中国的文明！”

“我一向以炎黄子孙而自豪，我也以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是懂得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我回答。

“这个，我明白。”他指了指托翁的雕像，“他以真诚感动了你。心与心之间，有什么比真诚更可贵的呢？”

真诚胜过金子。这是多少代善良的人们流传下来的谚语！

没有想到，当我还沉浸在祖波夫街口的托翁雕像给予的激动里，竟又不期而遇地看到了另外

一尊托翁的雕像，我敢说，这尊雕像的动人程度绝不亚于祖波夫街口的那尊。那一天上午，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尤里·彼得洛维奇·沃洛诺夫代表苏联作协第一书记格奥尔基·莫凯耶维奇·马尔科夫，请我到苏联作协去。车子开进沃洛夫斯基大街五十二号大院子里时，闪进眼帘的是一片盛开的花朵，接着是寒暄、谈话、吃饭，我顺口提起了祖波夫街口的托翁雕塑。尤里·沃洛诺夫立刻问道：“不知你对我们作家协会院子里的这尊列夫·托尔斯泰的雕像是怎样评价的？”

“在哪里？在院子里？在院子的哪个位置上？”我问。

尤里·沃洛诺夫并不急于领我去看院里的托翁雕像，却顺着林荫路把我引到黄色墙壁上挂着的一块小小的牌子跟前，说道：“你自己读读看！”

那块小小的牌子使我恍然，不禁环视起苏联作家协会所在的整个院子来——原来那牌子上写着：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以这座院子为模特儿来写《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的爵邸的。

“因此，我要说，我们院子里的这尊列夫·

托尔斯泰雕像，是有特殊意义的。”尤里·沃洛诺夫说。

诚然，尤里·沃洛诺夫的话是有道理的。苏联作家协会院子里的这尊托翁雕像不仅表现了沉思，也表现了追求。他的双眼闪烁着惶惑和疑虑，他在寻求“优秀”的贵族与人民的合作吗？他在思索自己存在的价值吗？一八一二年的波罗的诺的战火燃烧在他的视野里。这是又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它与祖波夫街口那尊雕像有一致之处，又有独到的个性。我想，历史创造的列夫·托尔斯泰应该是这样，艺术家们创造的列夫·托尔斯泰也应该是这样。这也应说是一种真诚，对生活的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动人；只有真诚，才能把一颗赤裸的心托到别人的面前。真诚，是乔装不得的。柴可夫斯基用真诚的音响写下了《如歌的行板》，列夫·托尔斯泰听了便潸然泪下，并说：“我听到了我们咬紧牙关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灵魂了。”在这金属的雕像前，人们似乎也会听见列夫·托尔斯泰伟大的心脏的跳动。真是要感谢雕塑家们的天才创造，他们竟能使我们一时无法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做出孰优孰劣的结论。